

古偶剧《逐玉》:像AI剧还是更像真人剧?

◆ 卜翌



当前AI生成内容能稳定完成的。《逐玉》中那些真正打动观众的片段,是那些眼神、停顿、欲言又止的情绪缝隙。

对“人”的尊重与刻画才是长剧真正的核心竞争力。引人入胜的不只是小火慢炖一般的人间烟火场景,还有剧中对市井群像的鲜活刻画——从刻薄搬弄是非却舍身救幼童的康婆子,到从地痞恶霸转变成患难之交的金元宝——都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弧光。

但值得玩味的是,《逐玉》一方面在证明真人创作的不可替代性,另一方面却在无意中模仿AI的生产方式。这构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悖论:不是AI正在逼近人类,而是人类创作正在主动向AI靠拢。

《逐玉》中男女主作为落难侯爷与杀猪西施的身份设定,似乎只为反差萌,并没有两种社会身份的冲突与磨合。乱世背景下的权谋线仅为了制造危机和推进爱情。主角与反派的博弈缺乏递进的心理博弈,更多依赖于强

行降智。原著中的女主“不攀附权贵,不依附爱情,用一把刀、一口锅、一颗心,在乱世烟火里活出自己的重量与温度”,在剧版中解决矛盾的方式却是短剧式的打脸或巧合,为了制造笑点,甚至还被塑造成半文盲,同时植入大量职业自卑桥段,显得人设矛盾。剧中的邻里冲突、极品前任,几乎是按大数据热点预制出来的。不少情节极其类似于AI根据“网文关键词”生成的段落,反复出现“打脸—反击—再打脸”的循环结构,以快速的情绪爆点制造传播切片,但叙事缺乏内在驱动力。不少观众甚至更愿意在短视频平台观看精华版,而非完整剧集。

从产业角度看,这并非偶然。短视频平台的叙事节奏、算法偏好的情绪峰值、观众注意力的碎片化,都在反向塑造长剧的写作方式。即便经验丰富的编剧也不再从人物出发,而是从爆点分布出发;不再关心叙事的因果闭环,更在意每一集是否具备可剪辑、可传播的高光片段。然而,越迎合算法,越接近被替代。明白这一点,或许才是长剧在未来得以存续的关键。

有意思的是,即便存在上述问题,《逐玉》依然取得了极高热度。这说明:观众并没有放弃长剧,只是在降低期待。《逐玉》的问题并不在于其不够好看,而在于只剩下好看。

回到“人”的不可替代性,任何“美”和“爽”都可以被AI高效生成,那么长剧真正的竞争力,只能来自AI无法复制的部分——人类经验所独有的复杂性——不仅是心理的流动,更是经验的层叠、动机的分裂、价值的冲突,以及在利害、伦理与情感间的反复权衡……这些都是真人创作的魅力所在。《逐玉》的得与失,更值得探讨的,是当下长剧在这条分岔口上的困局。



为何上海的街头艺人可以坚持十二年

◆ 朱光

上一个马年
此时,时任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启动了在全国

范围率先推出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体系;今年又是马年,在已拥有超过400名持证街头艺人后,“幕后人”韦芝正忙于五一假日前组织年度“上海街头艺人大考”,让更多有梦想的艺人有机会在街头展现才能……

在这12年里,多个城市试图复制整个上海街头艺人体系,最终只有上海的街头艺人坚持至今。为何只有上海可以?“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,起码有四层逻辑。第一,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万众期待;第二,政府部门监管、行业协会牵头与艺人自律自治的契合模式;第三,普通市民游客都能“触碰”到的城市温度以及在街头展示了“恰到好处分寸与精细”;第四,塑造长期品牌,呈现“海纳百川的包容与谦和态度”。

2014年10月,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率先在静安区推出首批8位持证上岗街头艺人。此举引发各种好奇。中央电视台即时发专栏宣传,好奇之处,正是上海街头艺人体系的里程碑式跨越。首先,它从“街头艺人”的角度给了上海这座城市更“国际范儿”的特征;其次,通过考核录取,给予街头表演的持证艺人正式的身份与尊严。千百年来人尽皆知,创作《二泉映月》的是“瞎子阿炳”,但是谈及其真名“华彦钧”,颇为陌生。他算是最“出名”的街头艺人,在旧社会,就是流浪艺人甚至乞讨艺人。上海街头艺人推出不久,他们就可以凭自身演艺实力在指定场所表演,依赖表演质量获得观众的扫码打赏,有的艺人甚至月薪过万元。不乏有人问,街头艺人表演时,城管在哪儿?城管就在不远处,确保演出场地的有序安全——事实上他们很少出动,因为观众和艺人都懂得,既要友好互动又要保持彼此舒适的距离。事实上,能让街头艺人和观众都尽兴,需要联动的部门不只是城管,更多的仍是市演协组织的街艺“督导”队伍。同时,由各区文旅牵头,联动绿化、公安等多个部门,也是形成欢乐祥和和文艺场景的“支撑”。

怎样才能加入街头艺人?可以查询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网站。艺人分两大类,一类是演唱、演奏等表演类;另一类是非遗手艺人,他们首先需要通过街艺专委会获得申请手续,随后还需要参加考试。上海街头艺人的名声广泛传播,还曾前往法国、新西兰、美国、巴拿马等国展示,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非遗手艺人颇受当地民众追捧。建立初期,韦芝筹钱为第一批街头艺人拍摄宣传片,迅速提升了人们对他们的辨识和尊重。还有有志从事这一行业的艺人,直接向持证街头艺人打探加入的方式。

街头艺人的群像早已颠覆了成见——这不再是乞讨谋生的群体,而是一支以街头表演为职业的高学历队伍。时常活跃在街头的百余位艺人是中坚力量,90后占一半以上,最年轻的是00后;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过半。2024年获评“上海街艺最杰出艺人”的董亦含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。他身穿汉服从塞纳河畔吹箫到静安公园……同年获评“最杰出艺人”的还有罗小罗,他在网上已拥有200多万名粉丝,并在剧场内举办过专场音乐会。这支队伍中还有在大学里讲课的海外友人。

他们是如何形成高度默契,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呢?这就要谈及演出行业协会给予街头艺人高度信任的自治管理模式。无论是哪个国籍、哪个民族,职业或半职业从事街头演艺,都必须遵守“十四项承诺”,包括不扰民、不设摊、不开价等约束,并接受督导员的“明察暗访”。同时,艺人还会以每周例会、每日排班等方式自我管理。协会考核颁发证书,艺人承诺自我管理,日常督导与飞行检查并行,形成“一证一诺一督”的三维管理体系。体系的严格执行需要温暖人心的管理。领头人与这群街头艺人之间的情感堪比亲人。当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青年歌手阿洛意外患病,韦芝带头捐助,让他迅速筹集到足够的医药费。半年后,阿洛痊愈,重返街头。此事让更多街头艺人意识到,彼此支持的团队正是确保他们能自豪地站在街头歌唱生活的底气。如今,他们深切地意识到,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形象的塑造。如果说可阅读的建筑是海内外游客看到的静止的城市油画,那么可看可听的街头表演就是流动的城市风景。他们共同构成了游客看上海的“第一眼”。

上海持证街头艺人的成功实践,其实就是城市柔性治理模式的成功案例。其成功也离不开来自五湖四海的路人观众。他们的鼓掌,他们的互动,他们网上点赞的热忱,他们真心实意的打赏……最终,让自律自治的街头艺人这一独特的城市风景一直延续,迈入下一个12年。

2026年版电影呼啸着 诠释《呼啸山庄》的荒唐恋

◆ 华心怡

至少,它够癫——希望在克制的情绪中,这是还算中性的评价。2026年芬内尔版的《呼啸山庄》呼啸着,上映了,口碑是错综复杂的。

一边是原著党的义愤填膺,艾米丽·勃朗特短暂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,她那无限接近,或就是永恒本身的这部小说,在电影中失去了伟大的魂灵。荒唐、禁忌,藤蔓般地勾结成极致的爱与极致的恨,没有过渡与折中。而在这极致的爱与恨的一呼一吸之间,充满了自弱的苦苦挣扎与沉沦的纵身一跃。所谓文明,所谓规矩,在荒野之上的猎猎风声接受拷问。人性啊,人性!

如上种种,芬内尔版的《呼啸山庄》有吗?的确荒漠孤子,凯瑟琳一身素白,盛大的嫁衣头纱在风中起舞,她一步一步迈向另一种生活,安稳的,富足的,但与自己内心格格不入的,林顿太太的生活。画面很美,对不起,但也仅仅是画面很美。

而另一边,是现代人为现代主义表达的击节。那些“机巧”,也是有人买账的。凯瑟琳脸上的雀斑上了墙,因为林顿先生觉得新婚妻子的一切都是美;伊莎贝拉在饭厅里搭设的娃娃屋,如此精致,如此假面;奈利是东亚面孔,林顿先生是印度脸,而作者从未明说却有所暗示且被高度认同的希斯克克里夫身份,从吉普赛孩子成了澳洲人雅各布·艾洛蒂。没啥问题。演戏嘛,

从来都是更应该追求神似的。更何况,世界大同,我即是你,你即是我。艾米丽·勃朗特所表达的“你和我,以及剩下的世界”,可以有新的演绎。

当然,还有那铺天盖地的红色,那夸张的服饰和硕大的玻璃既视感珠宝,凯瑟琳成为林顿太太后,似芭比娃娃来到迪士尼世界的妆造,以及电子赛博风格的音乐,无不指向:欢迎来到2026年。至于原著中凯瑟琳与希斯克克里夫“背德”的,却深刻的爱,新的改编也从一开始就没藏着掖着,发行海报上早已白纸黑字地为这个故事定了性:情渊共坠,欲海同沉。够癫。欲望啊,欲望!

芬内尔版的《呼啸山庄》全球票房已直冲3亿美元,相较于8000万美元的拍摄成本,该是成功的吧。

真的成功了吗?这是芬内尔的“狂欢”,肯定没错的。我们从未像现时此刻那样重视个体的注视与个体的注释。私人化的视角、观点与态度,是推动科学、文化进步乃至重建的重要一步。所以看最新一版的《呼啸山庄》前,可以先听听芬内尔的访谈。她说了,这一版电影是基于她记忆中十几岁时初读《呼啸山庄》的私人感受。“我原先记得的片段,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书中并没有。”而这些没有的细节,如今也被她搬上了银幕。芬内尔剔除了凯瑟琳的哥哥,甚至整个家族三代人,高度聚焦于凯瑟琳与希斯克克里夫的“肉”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勃朗特三姐妹中,最出名的是夏洛蒂·勃朗特,认同度最高的作品也是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。《简·爱》是好读的,正向的、有用的。《呼啸山庄》则相反、诡秘、阴冷,甚至畸形。但其隐秘的伟大终究被发掘,成为传世之作,三十多次被光影重塑。我们可以理解,也可以接受经典作品在不同时代被不同地阅读,由此生出不同的呈现。但请不要以美学革新为名,实则迎合俗世。够癫的表皮之下,是“够舔”。

艾米丽·勃朗特摊开了书,导演没有照着抄答案。这纯属个人选择。但在被评论时要求原著“退场”,便不那么道德了。要是够英雄豪杰,芬内尔大可换个片名。看完新电影,第一个念头是翻出初中时买的《呼啸山庄》。夏洛蒂·勃朗特曾回忆妹妹艾米丽,原话记不清了,大意是,“比起花园里被精心呵护的娇艳玫瑰,艾米丽一定更喜欢荒野中,偶尔从石缝中钻出的孤零零一支,无名的野花”。

永远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克里夫,终究还是艾米丽·勃朗特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克里夫!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